

# 澳華新文苑

## 第1149期

### 龍文化里的皇權崇拜

#### 行邁

中國的龍文化源遠流長，最早的龍圖騰出土於內蒙古赤峰，即古代的上京地區，是一塊被譽為“中華第一龍”的玉石琢片，據稱距今約8000年。再晚一些的龍圖騰就是河南濼池出土的玉石雕龍，是仰韶文化的重要實物代表，距今約6000年。

關於龍文化的最早文字記載則是和遠古皇帝的出生和威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記載和描述這種龍皇合一及皇帝龍威的典籍包括了《初學記》《帝王世紀》《易·系辭下》《世紀》《史記·五帝本紀》《山海經》《大戴禮記·五帝德》等等。其中，七帝（炎、黃、顓頊、嚳、堯、舜、禹）之初的炎帝被描繪為其母“游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黃帝則是長得“龍顏有聖德”，其攻打蚩尤也是“令應龍攻蚩尤”，平時他是“乘龍扈雲”，直至歸天時也是“有龍垂鬚而下，迎黃帝”。

其他各帝在經典的描述中從頭到尾也都和龍的淵源和威嚴環環相扣。比如，堯帝是因為“夢御龍以登天，而有天下”（《路史·後記》）。就連大禹治水也是因為“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注之也”（《楚辭·天問》王逸注）。總而言之，有多少人是想要“有神龍首”和“御龍登天”；又有多少人是想要改變皇權崇拜而追求人權的解放呢？

# 龍文化里的皇權崇拜

#### 行邁

歷代代相傳下來了。歷朝歷代，皇帝的身體叫做龍體，身下坐的叫做龍椅，身上穿的叫做龍袍，生的兒子叫做龍子。冒犯皇帝威嚴叫做扶龍鱗，皇帝發威叫做龍顏大怒……

鑒於以上，龍文化的來源就是皇權文化和皇土文化。到了社會民間，龍的圖形和花樣在建築、服裝和佩飾中的使用都是按照等級嚴格劃分的，觸犯條款者便會招惹龍顏大怒和嚴厲懲處。



▲《時代》雜誌封面的龍圖騰。

另一方面，龍的形象作為一種皇權圖騰，逐漸被允許在寺廟、官府大堂、戲服和龍舟等宗教、社會和文化載體上使用，直至用於舞龍這樣的節日娛樂活動。這種龍圖騰泛用的現象不是皇權的讓步，而是皇權的普及，即將皇權崇拜滲透到龍崇拜這樣的文化形式之中，普及到社會民間的各個角落，以造成普天之下皆是皇土的意識烙印。皇帝的威權就是這樣融入了民族的血液之中。中國當代社會裡的領袖崇拜除了來自當權者的鼓勵和要挾之外，就是因為幾千年來皇權崇拜的文化傳統在民間根深蒂固。絕大多數的父老兄弟盼望一個英明的領袖勝過盼望自己的自由和權利。當我們自稱是炎黃子孫時，當我們自稱是龍的傳人時，我們中

# 月光下與酒對話

#### 莊偉傑

一盞酒坐在一輪月光下  
與我相求相去，竊竊私語  
它知道我的心事是長在臉上的  
還知道我的夢與李白當年的夢不盡相同

酒以真誠透徹一種異質的香味  
當我和酒談古論今時，酒以其脈脈温情  
漸漸染我的五臟六腑，並說出  
心裡話：可惜你生了一千年  
否則你和李白肯定是哥兒們那種，接着  
又告誡：你不能像李白那樣對形成三人  
因為這屬於李白的專利，盡管千年前的  
花間一盞酒，是李白想像虛設的情境

酒過人性。一盞酒漲滿一片月光  
它帶著高粱、小麥的樣素，柔聲細語說道：  
你的優勢是把孤魂流放於南十字星空下  
李白沒有此經歷，也不知道地球上有個澳洲  
如同他從未玩過手機，也不知曉網絡詩歌  
單邊這一點，同是醉飲一盞酒  
你漲滿的月光，自然更大更遙遠

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啊，令我齒頰留香  
飄飄然好像走向無極，連大千世界的月光  
都融化在一盞酒中，所有的夢想銀光閃閃  
而所有的苦難像笑臉，都泛溢酒的甘醇

# 茶色時光

#### 張青

醉月而歸，夜色引渡擦人的方向  
落滿塵埃的肉身，乘與找一處清心

# 茶色時光 (組詩)

#### 莊偉傑

一杯茶水，讓人與自然在溫熱中相連  
手心攥住瓷杯，如同捧起天籟的口語

醉美茶之氣味，不止適合舌尖  
更適合彼此深情而飽滿的暢談  
茶色裡，神聖彷彿賜予你天降的密碼  
滿懷蕪蕪的茶，符號的上下結構  
以隱喻生命的長度，芬芳於歲月枝頭

萬物各有尺度。每日花功夫品茗啜茶  
那顆潔白的心，或品出苦澀香甜  
或在湯瀟中頓悟什麼叫悲歡聚散  
當茶漸漸瀟瀟在虛空中，起舞的  
靈魂，突然溢出嬰兒般的笑臉

# 舉杯向月

#### 張青

你發微信探問：今天何時品嘗月餅？  
中秋佳節，又讓遠方的人牽掛了  
信手推開窗戶，遙望南天，有風吹熱臉頰  
原來牽掛與被牽掛，像幸福在握手

我如實答覆：晚上初泡功夫茶時再品嘗  
天涯共此時。打開你饋贈的那盒“美心”月餅  
月影開始婆娑，金秋的詩意恰如衣襟  
心空升起皓月。一份心儀真何如之

# 雲中月

#### 張青

這個春夜，歲次壬寅  
信步走向陽台，獨自仰觀天像  
視線停留在尚未圓的月亮上  
思緒縹緲懸掛於半空之中  
看此刻月亮，任由周遭的雲塊纏繞著  
月色時而被遮蓋，時而又皎亮發光

禁不住張開五官，領受雲中月的遊戲  
當雲團團團擁擠，月亮分明成為雲的心願  
在浮游的雲層裡閃爍如花的光焰  
當雲塊快速往下移動，月餅變成雲的面龐  
表情可掬，似在開啟微笑的門扉  
有時月不動聲色，雲兒也跟著不動  
二者如同守護天空之城的拜把兄弟  
有時雲朵不知跑哪裡去了  
讓月亮於浩茫中孤獨著自己的孤獨  
隨後月亮又沿著軌跡陷入茫茫雲海中  
如此交替互動，或顯或隱，玄之又玄可

# 變幻速度如此之快，非雲中月莫屬

轉身之際，提起共名的人生不確定性  
以傳鳥狀飛回鳥巢，把記憶一遍遍擦拭  
靜觀萬物皆變，卻無一消亡  
漸漸地，收回夜空的虛幻鏡像  
默然合上雲和月，給無限一個巨大感嘆號

# 波克街的“威尼斯人咖啡烘焙商”

#### 千波

說起位於悉尼市中心邊緣地帶的沙梨山，那真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地方，當然如果說“淫者見淫”也很正確。因為這塊小小的堆滿了十九世紀末英式聯排別墅——排屋的地方，既有悉尼最高大上名廚師餐廳，也有眾多大大小小風格迥異的小資咖啡館，更有數不清的紅燈按摩院、持牌妓院。當然她還有畫廊、二手時裝店、cosplay裝店、刺青tattoo店、樂器店、舊書店，以及不少高端大眾俱樂部、設計師工作室、時裝設計室、藝術攝影棚、時尚餐館店、等等等等。孜孜，要想用一句話來概括形容這方神奇之地，還真不容易辦到。

最恭維的說法是，這裡是世界上最hip的街區之一，充滿了創意；而最不恭維的說法是，這裡是悉尼第二大紅燈區——隱形區。

整個沙梨山地區的房子，幾乎全部都是政府規定的建築文物保留區。雖然房屋窄小老舊，車位難求，但是開發商若想拆除舊房拓建新房，卻也很不容易，各種申請手續令人望而生畏。所以這些年來，隨著大量創意青年、專業人士的湧入，這裡房地產也水漲船高，成為越來越高不可攀的地方。

沙梨山主要商業街有兩條，一條叫皇冠街；一條叫波克街，二街平行。皇冠街上高大上的餐館、咖啡館相對較多，而波克街相比皇冠街，店租便宜不少，所以聚集了不少的小咖啡館，最有名的就叫“波克街面包烘焙店”，我也會偶爾光顧。它非常非常小，能站客人的地方不超過一平方米，但是每天顧客不斷，現如今已經走出沙梨山，遍地開花成了連鎖店了。

波克街對我也特殊意義，是我的“秘密武器”，很多商業上的新主意，都像雞蛋一樣，孵化源起於這裡。

# “澳港群星耀悉尼”成功演出

2024年3月16日，由悉尼粵韻之聲曲藝社主辦、美好粵曲組和新會文化中心協辦的“澳港群星耀悉尼”演出，假座好市圍娛樂中心，在歡笑聲和掌聲中圓滿結束，再度印證宏揚大愛、施授同樂！感謝各位表演嘉賓傾力演出，特別香港粵劇團團長林勳君女士生動活潑的演繹方法，令劇情生色不少，全場觀眾氣氛高漲掌聲雷動。感謝幕後所有兄弟姊妹的配合和傾力合作，為Frend Hollows基金籌得善款數字\$5578澳元，用以幫助預防及治療失明和其他視力問題。



▲“澳港群星耀悉尼”演出後，演員、嘉賓和工作人員合照。

當天演出節目如下：黎錦全和何慧《同是天涯淪落人》；張耀明和謝沛君《路安州》；木棉紅和岑彩鳳《孟

# 離開魔山的梯子

#### 武陵驛 (墨爾本)

椅子上上床廁所裡（那些時候並不多，而且多以呼呼大睡結束）。唯一一次，我見到了他眼裡的神彩，他小兒子來看他，掏出手機給老爸看，聖寇達隊贏了，考林伍德和阿德萊德在下周二交手，那一定是個好天氣。

澳式足球的魅力叫馬克斯突然舉起胳膊，點著手機屏幕問兒子：“下周二，幾點鐘？”

小兒子被帶動起來，他掃了一眼頭頂上的懸掛電視，滑動著手機屏幕，問父親看兒嗎，瞬息，他的聲音低落了，他父親天天需要眼藥水和耳藥水，他的眼睛根本看不清什麼。然而，他是房間裡除我以外唯一可以自由行動的人（借助助行器）。他想看球。

妻子憂心忡忡對我說，你對面的老人家怕是回光返照了。

# 神聖的光暈

#### 托馬斯·曼

托馬斯·曼的《魔山》可以讀出無聊，可以讀出艱澀，但無論如何讀不出簡單或者浪漫。在魔山，靜心讀懂現實主義的《魔山》是困難的。醫院

# 唐宴酒家雅聚並參觀陳教授新居有記

#### 張青

三月華堂佳約踐，久仰文星，席上談鋒健。細說朋儕多俊彥，情牽萬里緣非淺。偕上瓊樓嘉景現，翰墨芬芳，坐賞名家匾。快樂唱酬仙侶眷，溫馨府第神恩典。

南歌子。岑子遙  
翰墨情緣結，襟懷雅素牽。今朝茗座會群賢，閒話西南西北，樂無邊。造訪城中傑，得窺室內妍。名家墨韻遍書軒，編織人間仙侶，美詩篇。

# 卷珠簾。張青

三月華堂佳約踐，久仰文星，席上談鋒健。細說朋儕多俊彥，情牽萬里緣非淺。偕上瓊樓嘉景現，翰墨芬芳，坐賞名家匾。快樂唱酬仙侶眷，溫馨府第神恩典。

南歌子。岑子遙  
翰墨情緣結，襟懷雅素牽。今朝茗座會群賢，閒話西南西北，樂無邊。造訪城中傑，得窺室內妍。名家墨韻遍書軒，編織人間仙侶，美詩篇。

# 三月華堂佳約踐

#### 張青

聞陳耀南教授已從蓮田(Lindfield)大宅遷往車士活，3月6日中午岑子遙老師約了陳教授、何與懷博士和鄭耀成兄與在下到唐宴酒家相敘。

距離上次與陳教授在此若聚，已時隔四年半了，年逾八旬的他精神矍鑠，身穿深藍牛仔布上衣，親切隨和；談吐依然風趣，機敏。

陳教授曾在港、台多間大學任教。移居澳洲後，在悉尼蓮田創辦南洲國學社凡二十餘年，弘揚中華文化不遺餘力。

過去數年，在You Tube之yue culture頻道經常看到陳教授之中華古詩講座，粵語字正腔圓，詩文解釋簡煉精到，令人印象深刻。

岑老師、何博士與陳教授這三位老朋友相聚，談興頗高：天南海北，澳事逸聞，中港故事……

唐宴出品菜肴精緻。真箇是美饌良辰，賞心娛腹。席

# 整個魯鎮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氣氛

#### 風慢慢

孔乙己最後一次在魯鎮的酒店出現，是在初冬，之後他就消失了，大約的確死了。掌櫃把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的記錄擦掉，他已經確定，這些錢再也收不回來了。

我仍然做著溫酒的無聊工作，但大多數時候是無聊地等著，因為來喝十文錢一碗酒的人也越來越少了，更別說點一碟茴香豆。但到了年關，外出打工的人陸續回魯鎮過年，街上的人漸漸多了起來，一些也會進來喝一碗溫酒，抵禦陰冷的天氣。

這天下午，我正在溫酒，一個有點熟悉的聲音在大櫃台響起：溫兩碗酒，要一盤肉！說著在櫃台上排出一三十文錢。我一抬頭，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皮膚黑得有點發紫，顯然是長期在太陽下工作，一張圓臉上大大的眼睛。

# 離開魔山的梯子

#### 武陵驛 (墨爾本)

椅子上上床廁所裡（那些時候並不多，而且多以呼呼大睡結束）。唯一一次，我見到了他眼裡的神彩，他小兒子來看他，掏出手機給老爸看，聖寇達隊贏了，考林伍德和阿德萊德在下周二交手，那一定是個好天氣。

澳式足球的魅力叫馬克斯突然舉起胳膊，點著手機屏幕問兒子：“下周二，幾點鐘？”

小兒子被帶動起來，他掃了一眼頭頂上的懸掛電視，滑動著手機屏幕，問父親看兒嗎，瞬息，他的聲音低落了，他父親天天需要眼藥水和耳藥水，他的眼睛根本看不清什麼。然而，他是房間裡除我以外唯一可以自由行動的人（借助助行器）。他想看球。

妻子憂心忡忡對我說，你對面的老人家怕是回光返照了。

# 神聖的光暈

#### 托馬斯·曼

托馬斯·曼的《魔山》可以讀出無聊，可以讀出艱澀，但無論如何讀不出簡單或者浪漫。在魔山，靜心讀懂現實主義的《魔山》是困難的。醫院

# 月光下與酒對話

#### 莊偉傑

一盞酒坐在一輪月光下  
與我相求相去，竊竊私語  
它知道我的心事是長在臉上的  
還知道我的夢與李白當年的夢不盡相同

酒以真誠透徹一種異質的香味  
當我和酒談古論今時，酒以其脈脈温情  
漸漸染我的五臟六腑，並說出  
心裡話：可惜你生了一千年  
否則你和李白肯定是哥兒們那種，接着  
又告誡：你不能像李白那樣對形成三人  
因為這屬於李白的專利，盡管千年前的  
花間一盞酒，是李白想像虛設的情境

# 茶色時光

#### 張青

醉月而歸，夜色引渡擦人的方向  
落滿塵埃的肉身，乘與找一處清心

# 舉杯向月

#### 張青

你發微信探問：今天何時品嘗月餅？  
中秋佳節，又讓遠方的人牽掛了  
信手推開窗戶，遙望南天，有風吹熱臉頰  
原來牽掛與被牽掛，像幸福在握手

我如實答覆：晚上初泡功夫茶時再品嘗  
天涯共此時。打開你饋贈的那盒“美心”月餅  
月影開始婆娑，金秋的詩意恰如衣襟  
心空升起皓月。一份心儀真何如之

# 雲中月

#### 張青

這個春夜，歲次壬寅  
信步走向陽台，獨自仰觀天像  
視線停留在尚未圓的月亮上  
思緒縹緲懸掛於半空之中  
看此刻月亮，任由周遭的雲塊纏繞著  
月色時而被遮蓋，時而又皎亮發光

禁不住張開五官，領受雲中月的遊戲  
當雲團團團擁擠，月亮分明成為雲的心願  
在浮游的雲層裡閃爍如花的光焰  
當雲塊快速往下移動，月餅變成雲的面龐  
表情可掬，似在開啟微笑的門扉  
有時月不動聲色，雲兒也跟著不動  
二者如同守護天空之城的拜把兄弟  
有時雲朵不知跑哪裡去了  
讓月亮於浩茫中孤獨著自己的孤獨  
隨後月亮又沿著軌跡陷入茫茫雲海中  
如此交替互動，或顯或隱，玄之又玄可

# 變幻速度如此之快，非雲中月莫屬

轉身之際，提起共名的人生不確定性  
以傳鳥狀飛回鳥巢，把記憶一遍遍擦拭  
靜觀萬物皆變，卻無一消亡  
漸漸地，收回夜空的虛幻鏡像  
默然合上雲和月，給無限一個巨大感嘆號

# 唐宴酒家雅聚並參觀陳教授新居有記

#### 張青

三月華堂佳約踐，久仰文星，席上談鋒健。細說朋儕多俊彥，情牽萬里緣非淺。偕上瓊樓嘉景現，翰墨芬芳，坐賞名家匾。快樂唱酬仙侶眷，溫馨府第神恩典。

南歌子。岑子遙  
翰墨情緣結，襟懷雅素牽。今朝茗座會群賢，閒話西南西北，樂無邊。造訪城中傑，得窺室內妍。名家墨韻遍書軒，編織人間仙侶，美詩篇。

# 卷珠簾。張青

三月華堂佳約踐，久仰文星，席上談鋒健。細說朋儕多俊彥，情牽萬里緣非淺。偕上瓊樓嘉景現，翰墨芬芳，坐賞名家匾。快樂唱酬仙侶眷，溫馨府第神恩典。

南歌子。岑子遙  
翰墨情緣結，襟懷雅素牽。今朝茗座會群賢，閒話西南西北，樂無邊。造訪城中傑，得窺室內妍。名家墨韻遍書軒，編織人間仙侶，美詩篇。

# 三月華堂佳約踐

#### 張青

聞陳耀南教授已從蓮田(Lindfield)大宅遷往車士活，3月6日中午岑子遙老師約了陳教授、何與懷博士和鄭耀成兄與在下到唐宴酒家相敘。

距離上次與陳教授在此若聚，已時隔四年半了，年逾八旬的他精神矍鑠，身穿深藍牛仔布上衣，親切隨和；談吐依然風趣，機敏。

陳教授曾在港、台多間大學任教。移居澳洲後，在悉尼蓮田創辦南洲國學社凡二十餘年，弘揚中華文化不遺餘力。

過去數年，在You Tube之yue culture頻道經常看到陳教授之中華古詩講座，粵語字正腔圓，詩文解釋簡煉精到，令人印象深刻。

岑老師、何博士與陳教授這三位老朋友相聚，談興頗高：天南海北，澳事逸聞，中港故事……

唐宴出品菜肴精緻。真箇是美饌良辰，賞心娛腹。席

# 整個魯鎮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氣氛

#### 風慢慢

孔乙己最後一次在魯鎮的酒店出現，是在初冬，之後他就消失了，大約的確死了。掌櫃把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的記錄擦掉，他已經確定，這些錢再也收不回來了。

我仍然做著溫酒的無聊工作，但大多數時候是無聊地等著，因為來喝十文錢一碗酒的人也越來越少了，更別說點一碟茴香豆。但到了年關，外出打工的人陸續回魯鎮過年，街上的人漸漸多了起來，一些也會進來喝一碗溫酒，抵禦陰冷的天氣。

這天下午，我正在溫酒，一個有點熟悉的聲音在大櫃台響起：溫兩碗酒，要一盤肉！說著在櫃台上排出一三十文錢。我一抬頭，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皮膚黑得有點發紫，顯然是長期在太陽下工作，一張圓臉上大大的眼睛。

雖然多年沒見，但我馬上就把他認了出來：就是那個在一年輪月下，舉著鋼叉又要叉豬的閩土！我叫了一聲“閩土哥”，他馬上也認出我來，激動中帶著欣喜：“少爺！”酒店裡的人聽到我們的對話，紛紛湊了上來：“喲，原來是閩土哥回家了啊！”“出手這麼闊綽，我還以為是張傑呢！”“閩土哥在哪發財啊？”我和閩土本來有很多話要談，但他不得不先解答街坊們的問題。

閩土哥說，他在上海送外賣，3年賺了100萬，不僅把家裡的債還完了，還準備回家蓋新房。“跑外賣這麼賺錢啊！過完年我也去。”“我也去！”酒店裡大家嘖嘖稱讚地說，他們也要3年賺100萬。整個魯鎮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氣氛。

後來，我們終於單獨說上話。閩土對我的好奇正如我對他的好奇，他問我：“少爺，你怎麼在酒店裡當

# 離開魔山的梯子

#### 武陵驛 (墨爾本)

椅子上上床廁所裡（那些時候並不多，而且多以呼呼大睡結束）。唯一一次，我見到了他眼裡的神彩，他小兒子來看他，掏出手機給老爸看，聖寇達隊贏了，考林伍德和阿德萊德在下周二交手，那一定是個好天氣。

澳式足球的魅力叫馬克斯突然舉起胳膊，點著手機屏幕問兒子：“下周二，幾點鐘？”

小兒子被帶動起來，他掃了一眼頭頂上的懸掛電視，滑動著手機屏幕，問父親看兒嗎，瞬息，他的聲音低落了，他父親天天需要眼藥水和耳藥水，他的眼睛根本看不清什麼。然而，他是房間裡除我以外唯一可以自由行動的人（借助助行器）。他想看球。

妻子憂心忡忡對我說，你對面的老人家怕是回光返照了。

# 神聖的光暈

#### 托馬斯·曼

托馬斯·曼的《魔山》可以讀出無聊，可以讀出艱澀，但無論如何讀不出簡單或者浪漫。在魔山，靜心讀懂現實主義的《魔山》是困難的。醫院

# 天地何其廣闊，人世多麼渺小

#### 張青

月不見人時，那輪孤獨很是寂寞  
嫦娥未必喚晚人的陰晴冷暖  
好在日子寧靜，唯有舉杯向月，滿懷感興

# 雲中月

這個春夜，歲次壬寅  
信步走向陽台，獨自仰觀天像  
視線停留在尚未圓的月亮上  
思緒縹緲懸掛於半空之中  
看此刻月亮，任由周遭的雲塊纏繞著  
月色時而被遮蓋，時而又皎亮發光

# 變幻速度如此之快，非雲中月莫屬

轉身之際，提起共名的人生不確定性  
以傳鳥狀飛回鳥巢，把記憶一遍遍擦拭  
靜觀萬物皆變，卻無一消亡  
漸漸地，收回夜空的虛幻鏡像  
默然合上雲和月，給無限一個巨大感嘆號

# 唐宴酒家雅聚並參觀陳教授新居有記

#### 張青

三月華堂佳約踐，久仰文星，席上談鋒健。細說朋儕多俊彥，情牽萬里緣非淺。偕上瓊樓嘉景現，翰墨芬芳，坐賞名家匾。快樂唱酬仙侶眷，溫馨府第神恩典。

南歌子。岑子遙  
翰墨情緣結，襟懷雅素牽。今朝茗座會群賢，閒話西南西北，樂無邊。造訪城中傑，得窺室內妍。名家墨韻遍書軒，編織人間仙侶，美詩篇。

# 卷珠簾。張青

三月華堂佳約踐，久仰文星，席上談鋒健。細說朋儕多俊彥，情牽萬里緣非淺。偕上瓊樓嘉景現，翰墨芬芳，坐賞名家匾。快樂唱酬仙侶眷，溫馨府第神恩典。

南歌子。岑子遙  
翰墨情緣結，襟懷雅素牽。今朝茗座會群賢，閒話西南西北，樂無邊。造訪城中傑，得窺室內妍。名家墨韻遍書軒，編織人間仙侶，美詩篇。

# 三月華堂佳約踐

#### 張青

聞陳耀南教授已從蓮田(Lindfield)大宅遷往車士活，3月6日中午岑子遙老師約了陳教授、何與懷博士和鄭耀成兄與在下到唐宴酒家相敘。

距離上次與陳教授在此若聚，已時隔四年半了，年逾八旬的他精神矍鑠，身穿深藍牛仔布上衣，親切隨和；談吐依然風趣，機敏。

陳教授曾在港、台多間大學任教。移居澳洲後，在悉尼蓮田創辦南洲國學社凡二十餘年，弘揚中華文化不遺餘力。

過去數年，在You Tube之yue culture頻道經常看到陳教授之中華古詩講座，粵語字正腔圓，詩文解釋簡煉精到，令人印象深刻。

岑老師、何博士與陳教授這三位老朋友相聚，談興頗高：天南海北，澳事逸聞，中港故事……

唐宴出品菜肴精緻。真箇是美饌良辰，賞心娛腹。席

# 整個魯鎮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氣氛

#### 風慢慢

孔乙己最後一次在魯鎮的酒店出現，是在初冬，之後他就消失了，大約的確死了。掌櫃把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的記錄擦掉，他已經確定，這些錢再也收不回來了。

我仍然做著溫酒的無聊工作，但大多數時候是無聊地等著，因為來喝十文錢一碗酒的人也越來越少了，更別說點一碟茴香豆。但到了年關，外出打工的人陸續回魯鎮過年，街上的人漸漸多了起來，一些也會進來喝一碗溫酒，抵禦陰冷的天氣。

這天下午，我正在溫酒，一個有點熟悉的聲音在大櫃台響起：溫兩碗酒，要一盤肉！說著在櫃台上排出一三十文錢。我一抬頭，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皮膚黑得有點發紫，顯然是長期在太陽下工作，一張圓臉上大大的眼睛。

雖然多年沒見，但我馬上就把他認了出來：就是那個在一年輪月下，舉著鋼叉又要叉豬的閩土！我叫了一聲“閩土哥”，他馬上也認出我來，激動中帶著欣喜：“少爺！”酒店裡的人聽到我們的對話，紛紛湊了上來：“喲，原來是閩土哥回家了啊！”“出手這麼闊綽，我還以為是張傑呢！”“閩土哥在哪發財啊？”我和閩土本來有很多話要談，但他不得不先解答街坊們的問題。

閩土哥說，他在上海送外賣，3年賺了100萬，不僅把家裡的債還完了，還準備回家蓋新房。“跑外賣這麼賺錢啊！過完年我也去。”“我也去！”酒店裡大家嘖嘖稱讚地說，他們也要3年賺100萬。整個魯鎮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氣氛。

後來，我們終於單獨說上話。閩土對我的好奇正如我對他的好奇，他問我：“少爺，你怎麼在酒店裡當

# 離開魔山的梯子

#### 武陵驛 (墨爾本)

椅子上上床廁所裡（那些時候並不多，而且多以呼呼大睡結束）。唯一一次，我見到了他眼裡的神彩，他小兒子來看他，掏出手機給老爸看，聖寇達隊贏了，考林伍德和阿德萊德在下周二交手，那一定是個好天氣。

澳式足球的魅力叫馬克斯突然舉起胳膊，點著手機屏幕問兒子：“下周二，幾點鐘？”

小兒子被帶動起來，他掃了一眼頭頂上的懸掛電視，滑動著手機屏幕，問父親看兒嗎，瞬息，他的聲音低落了，他父親天天需要眼藥水和耳藥水，他的眼睛根本看不清什麼。然而，他是房間裡除我以外唯一可以自由行動的人（借助助行器）。他想看球。

妻子憂心忡忡對我說，你對面的老人家怕是回光返照了。

# 神聖的光暈

#### 托馬斯·曼

托馬斯·曼的《魔山》可以讀出無聊，可以讀出艱澀，但無論如何讀不出簡單或者浪漫。在魔山，靜心讀懂現實主義的《魔山》是困難的。醫院

# 月光下與酒對話

#### 莊偉傑

一盞酒坐在一輪月光下  
與我相求相去，竊竊私語  
它知道我的心事是長在臉上的  
還知道我的夢與李白當年的夢不盡相同

酒以真誠透徹一種異質的香味  
當我和酒談古論今時，酒以其脈脈温情  
漸漸染我的五臟六腑，並說出  
心裡話：可惜你生了一千年  
否則你和李白肯定是哥兒們那種，接着  
又告誡：你不能像李白那樣對形成三人  
因為這屬於李白的專利，盡管千年前的  
花間一盞酒，是李白想像虛設的情境

# 茶色